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外交问题

罗 晖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 北京 100081)

摘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外交问题，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前提。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简要归纳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论述，分析了其中蕴涵的思想精髓和理论要义，对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指导外交实践提出了初步设想。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外交，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相处，世界历史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对外交问题研究，对于应对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重要论述，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自产生以来就是国际性的运动。这些重要论述所形成的科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以及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和殖民主义的深刻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外交实践提供了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归纳有关研究本文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和指导外交活动，经历了五个时期的发展与实践^[1]。第一个时期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19世纪国际问题和外交事务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国家主权、战争、世界市场和全球化的科学分析以及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个时期是列宁创立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战争与安全领域的理论；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外交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第四个时期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考察社会、政治的方法影响，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提出批判，随着建构主义等新的理论范式兴起，外交理论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第五个时期

是在新中国外交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制度，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讨论的外交问题，涉及国家本质、国家制度、国家利益、国家行为、世界历史、国际社会、国际法、民族关系、国际经济交往、国际政治体系、帝国主义战争、和平共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未来国际关系等^[2]。列宁对外交的论述，涉及时代论、反战论、和平论、联合论、共处论、交往论、应变论等。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创立和发展的这些重要理论，为我们认识国际关系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丰富的理论论述中，有诸多关于外交、世界革命、世界市场、阶级、阶级斗争、战争等内容，具有阶级性、公开性、实践性以及原则性的特点。归纳主要观点，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外交活动是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在生产力与生产关

作者简介：罗 晖，女，博士，研究员，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技战略与规划、科技外交。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掌握世界发展和治理的客观规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3]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世界历史观，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并分析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提出了“长时段的外交史观”，即“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考察一国的外交必须从历史比较和历史语境的视角，以历史证据来阐明，这为外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4]。

第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外政策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经济根源，国家内部特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塑造着其外交政策^[4]。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分析了欧洲国家的外交活动，指出“‘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马克思分析了英国和俄国19世纪的外交政策，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本质，指出导致国家间冲突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资源、市场等经济利益^[5]。

第三，外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性地认为，国家权力、对外政策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这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和发展趋势^[6]。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就是服务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扩张，从而使资产得以解决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获得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以英国为代表的代议制在外交政策上的作用，指出代议制的本质是“由证券交易人、工业巨头和贵族的代表组成的”，这些所谓“民意代表”所主张的对外政策是受

商业利益支配的，他们影响着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定位，甚至为了商业利益不惜采取战争的方式。

第四，外交关系具有二重性。由于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制度等差异，甚至存在对立，致使国家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对抗。在国际，长期存在着压迫和被压迫的两个“阶级国家”群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在开拓世界市场和推动经济扩张中，造成了国家间的不平等和民族关系对立，并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实现国际联合。马克思认为，世界无产阶级要采取一致协调的态度和行动，共同揭露并坚决反对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有效地遏制战争和消除战争危机。

第五，外交具有目的性。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国家之间发展外交关系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外交高于战略”。马克思主义把国际正义和平等视为追求人类进步的基本标准，要求重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以实现全人类的经济平等和解放。相比较，西方现实主义强调政治军事同盟和地缘政治，自由主义强调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互利性，目的都是强化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7]，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

第六，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有着客观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支配性力量，“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3]。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掠夺，必然带来世界交往、国际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

第七，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存在冲突和危机的可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

国家的基本矛盾导致不可避免地发生经济危机，由此而产生政治、外交危机^[8]。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追求更多的利润和世界市场，因此带来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是战争，阶级对立是国家（民族）之间爆发战争的根源。

第八，历史唯物主义外交观要求外交实践维护人民、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认为，处理外交关系的出发点是人民/民族的利益^[4]。恩格斯在回忆马克思时，谈到马克思的夙愿：创立一个把欧美最先进国家都包括进来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在工人自己面前或是在资产者及各国政府面前，都会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的可以说是活生生的体现^[3]。这是以历史辩证的观点促进和平与发展，维护国际的公平正义。

2. 列宁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

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而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才能永远消灭战争。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战争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与战争》等著作中，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由于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必将为争夺殖民地而发生战争^[9]。

列宁坚持并应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研究帝国主义时代国家间关系的本质。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物质生产方式、特点制约着整个社会的一般过程，也是理解全部社会生活的关键，这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出发，考察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实质，以及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帝国主义理论，为正确认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战争和民族解放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10]。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在新的生产关系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统治机制和世界秩序^[10]。“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生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主义垄断组

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瓜分完毕。”列宁还指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遏制的世界体系^[9]。“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

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必然发生战争的原因。在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中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国家与落后国家和地区之间殖民与反殖民战争^[10]。列宁指出：“要测定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实力，除了战争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办法。战争同私有制的基础并不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国家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中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经常遭到破坏的均势。”^[9]

列宁客观地审视了苏俄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他指出：“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若没有一定的相互关系，我们就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它们同样也不可能有稳固的经济关系”。列宁认为，苏俄可以利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引进资金和先进技术，改善国家的工业条件，充实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同时，经济手段也将成为苏俄的革命武器，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获得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条件^[11]。

列宁提出了和平共处的重要思想。列宁对威尔逊“十四点”和平计划进行了批判，系统阐述了革命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实现和平共处的基本要求、对外交往遵循的基本原则、实行必要的妥协和退让、利用矛盾谋求有利条件等思想，体现了阶级立场与人类共同利益相一致^[2]。列宁在《和平问题》中提出，“和平”是革命的纲领性问题，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重视对和平的宣传将对推进革命进程产生巨大作用。1917年全俄工兵代表苏

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拟定的《和平法令》¹，声明废除秘密外交，并废止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期间签订的秘密条约，表达了苏维埃政权反对强国对弱小民族领土的强力侵占，倡导民族自决权，主张各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立即缔结“没有兼并、没有赔款”的合约。实现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相处”，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内在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际关系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

3. 结语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共产主义政党开展对外交往提供了理论工具和思想指引。中国正在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先进性，又体现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方位的时代性和中国特色的实践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成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责任编辑：马健铨 校对：贺茂斌 李琦

参考文献

[1] 张小波，刘世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贡献[J].马克思主义

研究，2020(7):67-75.

[2] 李爱华.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利益观[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1):45-52.

[3] 《马列著作选编》编写组.马列著作选编[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

[4] 白云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外交思想及其当代启示——重读《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6):51-54.

[5] 李琳.论马克思恩格斯外交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读《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有感[J].学理论，2020(8):27-28.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张小波，刘世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贡献[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7):67-75.

[8]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

[9]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周森.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成熟——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再认识[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2(1):102-107, 128.

[11] 刘宇.苏俄时期外交战略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社会科学院，2011.

Understanding diplomacy with Marxism theory

Luo Hui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chang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t is a critical prerequisite to take the position, view and method of Marxism in foreign affair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briefly summarizes the expositions of Marx, Engels and Lenin on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esse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tentative ideas on how to inherit and develop Marxism theory and guide diplomatic practice.

Key words: Marx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plomac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peaceful coexistence; conception of world history

¹ 《和平法令》，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227-229页。